

奉文敏公遺稿附錄(二二)
使
錄





稿遺公敏文姚
錄附

(二)

著 讀 稱 元 張
正 校 穎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鎮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稿遺公敏文姚

冊二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徐鼎銘
蔡仲宣)

六八二〇上

記

崇古堂記

堂以崇古名。崇古之道也。古之道不出於民生日用之常。若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大聖也。顏、曾、思、孟大賢也。而其所言所行載之於書可爲天下後世法者。不過曰五常而已。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智之於兄弟也。信之於朋友也。聖人於是言之精行之到足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舍是不足以爲法。去古既遠。民僞日滋。苟不以貨利是殖。則唯古金石圖書器玩是尊是好。且曰吾崇古。崇古而不知古之道爲何物。噫可悲也已。有一人焉。自異於恆衆人。慨古聖賢之道。不復見於今。思有以崇之。遵古言。循古行。生我焉。崇古孝食我焉。崇古忠先我則崇其悌。齊我則崇其別類。我則崇其信。曰孝。曰忠。曰悌。曰別。曰信。非古道乎。吾從而崇之。今古合而爲一。且將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於夢寐之間。而與顏、曾、思、孟爲友矣。是可不謂之善崇古者哉。蘭溪去縣西南三十里。申元潭江氏世居焉。有諱長字世英者。志古道。八世祖諱惇。仕宋爲朝散郎。知處州。嗜古甚篤。香溪范先生名其居之。堂曰崇古。且爲文記之。迄今三百餘年。堂記不復存。世英奮八世之餘。而承其休。乃卽舊基構堂三楹。間大揭崇古二字于楣。曰此先志也。凡經籍所載古聖賢所言所行人倫五常之道。蓋亦究知其說。篤信而力行之。

家庭之間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雍如穆如庶幾三代之風焉謂非克崇古道能之乎嗟夫道在天地間徹上下貫始終不裕於古而歉於今何今人不古若哉特未知所以崇之耳苟知崇是道人雖今遂謂之古亦可也矧古其道矣亦何害其爲今人哉世英生今之世超然有志於古之道俾先世之堂煥乎復新於三百餘年之後此紹述之孝亦古道也況不徒銜其名以訐俗而鑿鑿有實行上以追繼祖武下以訓示子孫於乎誠可尚也哉世英沒其子永貴式克榦蠱次子永敬以明經爲國子生且將高其門以華斯堂也永敬嘗從予遊來請記故書之

潤遠堂記

桐廬越大江之南四里許曰華林有山蜿然而來蹶然而止水瀛瀛環抱而流土雖不甚腴而谷實甘美亦隱者所宜居也洪武間邑人王翁仕玉于焉卜築爲行樂所堂落成適禮部尙書浦江鄭公沂過訪遂名其堂曰潤遠手書揭于楣意有在也翁沒其子景益甫閔堂之舊且敝也將撤而新之乃命工度材或旬致一木焉或月致一木焉又或累旬月致一木焉其經營規畫不亟而徐者功欲漸而人不勞得公子荆之遺意也奈何天弗憇遺未半而甫終惜哉越十餘載甫子仲欵顧堂慨然曰吾大父建是以遺吾父吾父將新之以遺我而弗竟我敢以孱菲墜前人之業之志而罔圖繼述乎於是因甫之遺材補其不足增其未備且不忍廢其舊葺而完之卽其左方鑿山以舒其後塞池以夷其前彷彿舊規而鼎建之不一年而成蓋曰予亟以底績非異也將以成先志耳乃復扁以潤遠躬走京師謁予爲記予歎曰旨哉尙書

公之名堂也。其殆驗于茲乎。夫雨露之沾濡。萬物滋也。江河之流行。千里達也。若夫人之潤且遠者。莫如德與善也。原自一身以及子孫。一意流通而慶被無窮焉。奚啻乎雨露之沾濡。江河之流行也哉。昔萬石君謹行篤善。而子孫累世榮盛。范文正謂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然則心之所存。潤及於遠。詎不信哉。予觀翁倜儻好施。與甫仗義不忮。求仲歟。小心謹畏。而其子又淳雅循禮。四世相承。前作後述。秩秩繩繩。愈潤愈滋。愈遠愈達。孰非原於翁之一身之所及哉。尙書公預占而早信之。其有所試矣。是堂也。朴素渾堅。高明爽闡。容與深宏。宜居宜適。仲歟將享祖宗于斯。會族屬於斯。訓子孫于斯。千百其年。是承是繼。則其所謂潤遠也。豈有涯哉。於乎。王氏子孫。登是堂也。尙思其勿替。

雲間第一橋記

天順七年秋七月。雲間第一橋成。兵部郎中葉君萱。工部主事宋君瑛。述其鄉父老之意來言曰。松城之西有巨津焉。控扼驛道。舊有捲虹橋。成於元至正間。久之就圮。石爲衛丁輦以築城。橋遂泯。民卽舊址。三十步架木以渡。累修輒壞。行者病涉。因而失所者歲不知其幾。有司莫之或省。嚴陵洪侯景德通守。是邦慨然歎曰。是獨非有司事耶。方將圖之。顧歲歉未可爲也。屬天順庚辰歲告稔。明年再稔。又明年大稔。度可爲矣。適造民版。侯總焉嚴約里書而懲其違。願贖以石者聽。未幾石林立。尋督兌瓜埠漕。往年民苦蹂於軍侯。設法交兌。平民悅。願以所餘糧給工費。百須咸具。復捐奉入以佐餼廩。遂白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萬安劉公。而郡守潮陽李侯惠復贊成之。乃屬耆民莫達、吳鳳等董厥事。庀工於是年春正月暨成。

爲日二百二十有一橋長二十有六丈廣一丈六尺釀水爲五道用石以丈計者五千麻鐵石灰以斤計者十萬四千有奇松柏木爲根者千其功堅實其勢雄壯下可通舟楫上可驛車馬詔命符節由於斯賓客行旅由於斯樵耕漁牧男女擔負由於斯昔也病今也樂昔也危今也安嘯歌嬉嬉咸曰非侯之力不及此諸父老乃因衆志之同敢請一言記其成績予曰周官道路橋梁以時修除固有司常事夫何言二君曰諸父老之意非以橋爲也如以橋則侯嘗於城東建洞經橋又嘗建愈塘橋不敢有請也唯是侯之惠澤加於松民者良多不可覩縷姑舉大者言吳淞江曹家河及新經計數百里湮塞爲平陸者百餘年侯度地相時疏鑿浚淪不月而河復故道潮汐以通潢潦以泄農商攸賴松民德之未有紀極姑將託橋以永侯之惠政矧是橋之成負九峰面三泖太湖居其西大海環其東憑城據壑勢若巨鼇誠足以壯觀一方利濟無窮焉不有以記之何以示不朽願勿斬按春秋興作書至於浚洙築臺城邑作門之類必書者非時害義譏之也時且義亦書者謹土功重民力也今侯修建河梁於民事有不可已者然必度歲豐以舉事因公務以聚材民樂於趨赴而不知勞工喜於效勤而不告病又且制用有方度程得宜可謂不勞民傷財合時與義得春秋之法矣是故法不必書而必書者從衆志詔後來也後之君子尙察侯之用心毋忘其成績而嗣修焉俾勿湮且壞是則松民之望亦作記者之意也

梅坡記

桐江之西釣臺之東有子泉其地負高山面長江中曠三五里皆平疇可以耕可以樵可以漁隱者於是

焉居超然塵世之外而不知日月之居諸也宋宗室之裔曰趙永和甫暨厥弟永甯甫世居其間舍仁茹義韜機晦華其殆所謂隱君子乎伯甫之子曰叔英天性淳淑雅敦禮文方弱冠奮然有匡世志顧二翁素行高尙業弗容異恭修孝弟忠信之行于家庭鄉黨間厚而散之周於仁薄而聚之敦於義其視榮名利祿澹如也真克肖前人高尙厥志者歟且以天下之物合吾志而得高尙之節者唯梅庶幾乎乃於宅南之坡構軒爲行樂所植梅數株曰是吾志也因自號爲梅坡俾予爲之記夫人各有志所尙不同志潔者愛乎蓮志逸者愛乎菊志清者愛乎竹志剛者愛乎松豈真有所相契哉無非各因其所尙託以寓夫志焉耳今夫梅玉骨冰肌得蓮之潔暗香雅韻得菊之逸疎枝奇榦得竹之清凌霜傲雪得松之勁兼四種之高致引一歲之陽華其品肇於炎帝之經其味著於說命之書其風致詠於召南之詩梅之資於用也大矣豈惟菊蓮竹松云乎哉叔英君之志蓋其茲乎否也當夫春日載和緋桃與縞李爭妍丹杏與璫梨競麗梅且不動聲色恬然自處易曰衆方有爲而獨高尙其事者梅其似乎及夫窮冬沴寒呈秀於江皋野壑之間含芳於短牆疎籬之下無妖冶之態有幽閒之芬易曰處困而不失其亨者梅非其似乎嗟夫易之義大矣哉梅一植物耳而有合於大易之道如此宜叔英君所以嗜之深也蓋將因梅以究乎易因易以勵乎行因行以求乎時因時以思乎義則志於是乎善矣夫梅豈可以一植物之隱者目之乎叔英君其庶幾見取於梅而寓其志者在此也已不然人何以呼之曰梅坡居士遂爲之記

臥雪庵記

浙多佳山水。吾桐廬尤幽詭特絕。宜隱者所居也。邑之九田灣。昔戴顥嘗隱居於此。杉櫟竹箭。蔽虧左右。澗泉雲物。交映下上。四時朝暮。變幻晦朗。無弗可愛。有希古君子袁永敬甫。以漢邵公後。慨慕祖風。結庵其間。以臥雪自號。於繁華景物。若相遺者。然豈其地獨於冬爲宜歟。庵之大廣袤不踰尋丈。有圖有書。散帙滿案。隨所諷詠。起居何常。當夫玄冥司辰。勝六布花。千徑滅蹤。萬類呈縞。甫於斯時。擁被偃休。徹竇傲睨。近俯桐君之丹竈。遠眺子陵之釣臺。庶幾若有負鋤斲斧。荷竿把釣。被鶴氅。蒙羊裘而來者。闌然長嘯。嚮答崖谷。不知天地之爲寬。茲庵之爲隘也。庸詎知夫通都大衢之中。有足沾重泥。輪激飛澤者哉。乃若錦帳羊羔。淺斟低唱。曾不足以引頤接眦。而或者方欲以爲富貴驕人。何足道哉。嗟夫。離世高蹈者。固不可以富貴爲心。超塵邁跡者。斯不以繁華是慕。觀甫以臥雪自居。可以知其爲人矣。昔邵公以一節高當世。後登台輔。大著勳業。垂於史傳。至今人爲美談。甫承邵公之後。而不替邵公之志。使見用于世。其所爲焉可量哉。惜乎甫年逾七旬。志與時違。矧無見知如洛陽令者。亦樂其道。終于隱而已矣。雖然。甫能以道自樂。必能養天地之和。得天地之和。則存於心也悅。見於身也順。中煦外適。長久優裕。其將臻于壽考。如雪中之松柏。歷歲寒而不變者矣。此又邵公所不能有也。姑書此于庵之壁。甫乃吾弟福建左布政使納言婦翁也。

留耕記

或問留耕處士曰。子之所謂留耕者。爲孰留。處士曰。爲吾子孫留爾。或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所留者是婦翁也。

耶。曰否否。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是子孫未必能取也。俶載南畝。播厥百谷。所留者是耶。曰否否。曰厥父
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子孫未必能穫也。然則何居。曰吾以方寸爲良田。以腔子爲區畝。以仁義禮智爲谷
種。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靈苗。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長幼朋友之別之序之信爲稼穡。以誠敬
爲未耜。以省察克治爲耘耨。彼殘忍者。仁之稂莠也。貪懦者。義之稂莠也。誕謾奸深。禮智之稂莠也。吾芟
之刈之。去之盡而後已。於是充之以旦氣。養之以和樂。俾之有所灌漑焉。迨夫體履旣實。力行已熟。則我
稼旣同矣。斂之于身。則飽乎仁義矣。推之于人。則周乎鄉黨矣。此吾田之有秋也。且吾是田。不必沾體塗
足之勞。不必刀耕火耨之苦。上無公賦之斂。下無私科之擾。趙孟之貴不能加。晉楚之強不能奪。良平之
智不能謀。多耕則多穫。少耕則不穫。是之謂心田也。吾是田存之唯謹。非徒自爲留與。吾子孫耕耳。自他
人言之。方寸之地。無阡陌之廣也。無金玉之富也。遺之子孫。不亦微乎。自吾視之。方寸之間。百穀生焉。萬
寶聚焉。吾以是留之子孫。於是而耕之。則實繁實茂。綿綿不已者在是矣。彼阡陌之廣。金玉之富。孰與是
多哉。然則吾之所留雖微。而子孫所獲實大矣。或人唯唯。退而告諸。損菑。損菑曰。旨哉言乎。昔人有詩曰。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處士之意。殆有得於是歟。處士曰。得之矣。遂命識之。處士予第四兄也。字克恭。
孝友忠信。孚于家而著于鄉。方寸坦夷。好善樂施。年踰六旬。夫婦偕老。蘭桂滿前。積有餘慶。將來子子孫
孫。享厥耕之利。豈有涯哉。謹記。

耕雲記

耕雲子居書林性朴而行確爵祿不入於心有犁手一牛日往耕於南隴之上時有白雲自萬山中出朝朝暮暮悠悠揚揚浮游往還若有意於相依者耕雲子耕於雲中不自知其爲雲也人見之輒呼曰耕雲子客有儒衣冠者過而問曰子何事乎耕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水耕火耨食不給口不亦所務勞而所獲儉乎耕雲子曰唏吁是非爾所知也夫士農工商各專其一人所事亦量力是故士之所業在乎文藝磨研六經疏滌百氏貫通天人綜括物理操觚執翰摛章藻句棹鞅文場策名科第高牙大纛腰金紆紫澤被當時道濟斯世如裴晉國之功成身退韓魏公之錦衣故里吾非惡此而不爲顧吾才命之未際工之所業在乎利器目爲準繩手爲規矩運斤成風揮策合制刻雕藻繪窮極曲藝程功計能餼廩稱事如公輸子之神於巧思輪扁氏之工於斲輪吾非惡此而不爲顧吾機智之莫企乃若行則爲商坐則爲賈經營是圖懋遷是務珠璣寶玉金穀錢布貴賤相乘鎰銖異數日積月盈藏蓄鉅富如呂不韋之識奇貨陶朱公之豐府庫吾非惡此而不爲顧吾變通之莫晤客曰然則子之所事其農乎耕雲子曰然夫神農肇種后稷躬耕蒸民乃粒萬世歸仁越彼南畝疆域攸分溝墢鏤刻相次如鱗一日二日農事聿興載耕載耨以耔以耘勤我東作望彼西成籠篋滿車如坻如京上以足賦下以周貧飽食煖衣家室孔殷此諸葛耕憩於桑陰叩牛角而歌曰白雲兮悠悠往來兮山之陬荷吾耒兮牽吾牛遵南畝兮仍西疇載耕兮載耨日暮兮歸休望秋成兮有收倉廩實兮無憂酌村醪兮旣醉鼓吾腹兮歌謳堯舜在上兮輔伊周吾生

今容何求歌竟不覺白雲漸收紅日西沉枕簾而臥鼻息雷鳴客莫喻其意退而走金臺告予於南宮予耕雲子內弟也故述客言俾歸以勸諸農耕雲子姓吳字仲文客則上舍鄭君景常也

大樹記

大樹者桐廬姚家山之樹也山以姚名姚氏世業也故姚氏之墓在焉去縣之南濱大江不一里所山之祖龍發於南山蜿蜒十餘里而來或起或伏奔走不及望見大江頓止回首卻顧昂然南向其勢如天馬奮躍馳驟康莊王良御轡五丁挽首急不得駐如蒼龍出壑屈伸俯仰變化萬狀頭角倏然轉顧左右前後原田彌望數百頃有溪自遠山來迂迴宛轉迎山折瀉于右脇之下滔滔環麓而去固多佳木而大樹根據山首其木體軒昂合三人之抱弗能周皮如鱗次色如青銅高可百尺千枝萬柯虬飛蛇走屈鐵聳牙周旋布置四圍環匝中高傍下碧葉紛敷蔭蔽稠密鬱然長青實可療飢盡山首十餘畝並在覆幬中根傍有藤如巨蟒依附而上纏繞柯枝間殆不啻數千尺春三月花開如絳桃色採之亦可食名紫金藤一名朱藤花樹下諸墓纍纍聳列最高處姚氏始祖榮祿學賓之墓也稍下右予曾祖鼎二府君之墓也又稍下左予祖贈禮部侍郎伯華府君之墓也墓皆夫婦合葬禮也每歲清明合姚氏宗族子孫不問老少皆往祭焉祭畢以其餘設宴大樹下男女以班坐不喧不穠情洽禮周而散於乎爾大樹之有功吾家也大矣吾祖宗居於此吾子孫不能日侍左右爾大樹恆儼若衣冠拱立庭際日相親近未嘗頃刻離去俾吾祖宗無孤立獨處之思有憑藉倚屬之勢每當清風徐來萬籟俱鳴如奏絲竹之音協律呂之和足

以悅吾祖宗之耳聽也。春陽載和，嫩綠交加，如翡翠凝輝，琅玕逞色，足以悅吾祖宗之目視也。爍石流金，天地爲爐，惟爾則能敷陰散涼。如華蓋擎天，翠幕席地，足以清吾祖宗之肌膚也。風露淒淒，雨雪霏霏，唯爾則能擁前護後，如大厦飛翬，氳幃四合，足以煖吾祖宗之肢體也。凡吾子孫之不能奉侍吾祖宗者，爾大樹奉侍之周且至焉。其有功吾家也，豈細細哉？雖然，吾觀爾質，瓊琦博大，雄傑無倫，稟天地磅礴之氣，鍾陰陽挺秀之靈。據山川形勢之勝，宜爲雲霞之所覆護，雨露之所霑濡，揚芳振華，呈祥致瑞，俾吾家死者安生者壽，子子孫孫富貴賢哲，日有隆而無替也。噫，盛哉！是爲記。

姚氏二親墓記

姚氏二親葬于砦基山之陰久矣。砦基者，有山之總稱。昔人避亂作砦其上，後砦毀基存，故人呼爲砦基。豈南山故無名，特假此以名之耶？山勢高聳，巒起雲霄，上東抵于越，西抵于婺，橫亘數百里。自桐江視之，如翠屏碧障，列于縣前。山上多雲氣，變化無常，時出作霖雨，有龍湫寬可半畝，水混混出由溪澗，直至大江，灌漑田數千頃。山出木材，人皆資焉。當羣峯萬仞之高，忽一脉墜下，復銳起數百仞，分三股下，從中至平地，徐徐蜿蜒而來，起伏頓挫，約六七里，稍伏輒昂，仍隱隱作兩帶，垂下而止。二親之墓，實當其中焉。一股從東出，狀如中股，少緩北行，過中數一里許，頭折西顧，勢微伏，有泉口廟在焉。一股從西出，狀類東股，微縮不及五十步許，折東向，勢陡然昂起，龍內昂處外伏，環抱左右，其間相去不百步。有官倉一區，數厰儲蓄，糧百萬斛。時發以濟貧民，所謂龍湫之水，迂迴宛轉，循山麓行，自東折西，作九曲灣，繞龍首而去。

親者故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唯善府君配申屠氏贈淑人府君歿十有二年自文化院山遷于此又三十有四年共四十六年矣淑人歿于京師其子吏科給事中夔之官舍奉柩合塋于此十有五年矣塋訖夔手植松檜楮杉等木千株環墳無隙地墓道左右悉成行列對待而下立碑石于中去墳三十步碑墳前吏部尙書泰和王先生行儉撰於法得立享堂石人獸俱未暇也夔自釋服陞右侍郎任南京刑禮二部者三任禮部者再奉勅雲南考察諸司者一今陞吏部左侍郎驅馳南北奔走仕途前後殆二十年無幾微功今髭鬢亦蒼矣緬想二親之墓久曠祭掃夢寐之間時時見之徒切悵快憶昔手植羣木高不過三尺小僅尺半許今聞鬱鬱成林大者斗圓小者拱把煙霞覆縕雨露濃翳參差高下黛色交流樹蔭幽深土脉膏潤凝祥散彩自爲朝暮精靈永安於泉扃神爽潛孚於胤嗣福澤之來其有窮已猗歟盛哉繼今以後爲吾子孫者宜時加展省一草一木亦當保護勿使牛羊斧斤得入焉庶幾可謂賢子孫也已尙勗之哉孝男夔泣血謹記

誠意伯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括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于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祿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爲請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參議史頤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僉議舊祠幽僻

用陟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宅之東南惟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干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二門齋戒有室泡涵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弘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三年十二月之朔祿詣謝恩畢退而屬夔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爲樂蓋元氏一遺民耳及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旣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皇帝握眞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於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眞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羣雄之手非取元氏也先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氏主諸夏九十三年華風淪於腥羶我高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以雪神人之憤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

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無愧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況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變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於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知先生者。尙考於斯。

山水圖記

予友吉水令建德陳公懋過予曰。吾性愛山水。第奔走仕途。汨沒塵轍。不能一日遂其樂。間者命畫師繪圖。每遇暇時。輒一展玩。聊以適吾性耳。而好事者乃歌詩以詠之。然但能寫圖中之景。而未能得吾胸中之樂處也。子幸爲我發之。予閱之歎曰。美哉圖乎。不滿咫尺。而風景萬狀。或隱或顯。詩固難盡其意也。觀夫層巒疊巘。蜿蜒如蛟龍。蹲踞如虎豹者。山也。回溪曲港。迤邐如鋪練。澄深如凝碧者。水也。龍籠蕙蕙翠黛昏蒙。此則山崖溪壑之樹木也。悠悠揚揚。變態無常。此則石根林杪之雲霧也。或臨渠架閣。俯瞰清冷。其二人。如司馬德操。過龐德公之共談也。或倚崖結廬。遐矚玄景。其一人。如陶元亮之坐北窗而對南山也。乃若日出而西崖紅。月出而東林白。此又山間之春秋也。圖中風景。獨公懋有得於斯。其樂蓋寓夫圖之外乎。抑予聞昔歐陽文忠公守滁州。民醇政簡而化易行。嘗遊滁山。作醉翁亭。而自記其樂。蓋真得乎山川民物之情景者歟。今公懋三爲令。自萬安移南豐。皆劇邑。卓有異政。旣去民思。茲復往吉水。比二邑劇甚。治之當戴星出入。以事乎民之樂。宜未暇及乎。

此也。其爲圖也有以哉。雖然。樂民之樂。而後樂山川之樂。矧吉之山川。不減乎滁。公懋之志。有契乎歐。他日政通人和之後。必將有以尋歐公之樂而樂之矣。圖云乎哉。書以期之。

洛陽思親亭記

歲己巳。予弟龍。自刑部員外郎出參河南布政司。議明年巡行部郡。遙望洛陽山川。慨然歎曰。昔我先君嘗令是邑。迄今四十餘年矣。今城廓如舊。廬井不易。民之繁庶。如先君之日乎。煙火連落。桑禾接畛。民之生養。如先君之日乎。衣冠載途。弦誦滿邑。禮教其如昔乎。男耕女織。老安少懷。風俗其如昔乎。邑猶故也。先君安在乎。顧瞻徘徊。泣然泣下。邑父老迎謁道傍。聞而前曰。我公其有子耶。公仁人也。曩在治時。獄訟平。賦役均。強者安。弱者遂。政修務舉。民熙熙樂於無事。今公不可作矣。吾民之老者死。壯者老。少者復壯。遞相傳頌。感公德未嘗一日忘。今幸見我公之子。如見公也。亦爲之泣。參議徐諭之曰。先君已矣。予不肖。孤復奉天子命。承乏藩佐。撫綏爾民。爾民果不忘先君。尙各訓爾子孫。敦爾孝弟。力農務本。供乃職役。毋惰以廢業。毋頑以傷化。毋狡以訐俗。共樂聖朝太平之治。庶不負先君遺澤。而予繼序亦有賴焉。衆拜曰。諾。敢不唯命。於是歌舞欣欣而去。參議益自思。感聲嗟不足而詠歌之。遂成思親詩一章。諸縉紳文學咸羨賡其什。且相與謀曰。公之德治於民心久矣。民感公德而死者義也。參議感親寓而思者孝也。民之思非與乎參議。因參議而思公之德益深。參議之思非與乎民。因民而思親之心益切。是豈偶然之故哉。殆夫欲慕公之德而假參議來耶。抑參議孝思所感。式孚民望耶。父子一氣。天人一理。誠未易言也。可無志。